

蓝玛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MeiGuiYuanYiAn

玫瑰园

逸案

蓝玛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蓝玛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玫瑰园疑案

蓝 玛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园疑案/蓝玛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11

(蓝玛侦探推理小说精选;3)

ISBN 7-80171-065-7

I. 玫…

II. 蓝…

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8417 号

玫瑰园疑案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625 字数 219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7-80171-065-7/I·42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

1999 年秋，与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彼得·梅
会面于北京。他与作者同年同月同日生。

- 全国第一届、第二届侦探小说大赛两拔头筹。
- 几十集侦探剧即将登陆屏幕。
- 被香港作家誉为明星侦探小说家。
- 台湾记者指出他打破了大陆侦探小说的闷局。
-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竟然与英国侦探小说家
生于同年同月同日……

这便是本书的作者：蓝玛

目录



1

玫瑰园疑案

44

黑色深渊

141

魔鬼的交易



玫瑰园疑案

白莎莎在无意中瞥见了林俊雄的车，那是一辆乳白色的尼桑。

那一刻，城市的“晚间内容”开始有意思了。灯红酒绿的气氛逐渐在弥漫、在变浓。马路边上，“猫猫狗狗”也纷纷出笼了。白莎莎一直干这个，对这种环境气氛早已麻木不仁了。她一心想上岸做好人，找个干净地方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所以她总想叼住林俊雄。

可林俊雄分明不打算和她认真，这几乎是单身男人的通病。白莎莎有时心想：何苦呢，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男人早就过剩了，就不信傍不上一个比林俊雄棒的爷们儿。可是想归想，真去找比林俊雄棒的“爷们儿”还真不容易。林俊雄高大威猛，仪表堂堂，即便一个钱没有，也会让普天下的小妞看得眼珠掉在脚背上——何况他资产厚实得能上排行榜。

白莎莎和林俊雄什么都搞过了，精力没少往里搭，她当然不会像破袜子似的被甩掉——而且她知道自己绝对不是破袜子。



“跟上那辆尼桑。”她朝出租车司机说，“对，白色那辆。”

说话的时候她已经打开了手包。她想给林俊雄打个手机，让他明白自己已经看见他了，尤其要让他明白，女人不是那么好甩脱的。可是她拿出来的却是化妆盒。她几乎在一秒钟之内改变了主意——她想知道林俊雄又勾上了什么女人，是否比自己漂亮？

司机是个老实人，一句话也不多说。两辆车静静地行驶在夜晚大都市迷离的怀抱里。窗外，景物璀璨。

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大致如此——

玫瑰园别墅的物业主管桑小平是个白面书生，长得有些像曹禺先生《日出》里的胡四。至少欧光慈第一眼看见他时的心理感觉就是这样。事后欧光慈问过大马和范小美，他们也有同感。你无法相信这么“面”的一个人，能扒着雕花护栏爬到二楼的窗口。

“你怎么就预感到要出事呢？”欧光慈盯着桑小平问。

窗下的草皮地上有桑小平的脚印，挺深。印证了他所说的——他说他“跳下来就冲去报案了”。现在业主林俊雄已经彻底死硬在楼上了。刚才欧光慈去看了看死者，知道他彻底完了。技术人员在搜集现场物证，欧光慈莫名其妙地对这个“人证”产生兴趣。

“是不是你们搞物业的有某种特异功能，知道谁要完蛋？”

桑小平扭动着身子，用小拇指搔着黑黝黝的头发。他轰开围观的人员，并希望欧光慈的人把警车的车灯关掉：“对不起，前头那几家已经有意见了。”



这倒是，现在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。

“什么特异功能，您在这儿干半年，也能看出个深浅来。”

欧光慈望着对方一动一动的喉结，偷偷想，如果没有上边这个东西和“下边那个东西”，这位主管真他娘的像个女的。

“你们很熟么？”

“很熟谈不上，彼此认识吧。林俊雄这人还算厚道。”

“那……你怎么就知道他要出事呢？”

桑小平强笑了一下：“不好说，人都死了，我不好多嘴。”

欧光慈点上一支烟抽着，默默地抽了三口，突然叫道：“你窗户都敢爬上去，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”

桑小平吓着似的想往范小美身后躲。

欧光慈蹲下了，让桑小平也蹲下：“来来来，我吃不了你，别跟兔子似的。好歹你也是个爷们儿，蹲下蹲下。”

桑小平索性坐下了，坐成了美人鱼那种姿势：“我是说……人都死了，有些话就算了，说了没意思。”

“你错了，桑先生。恰恰因为人死了，您才需要说，人要是活着，我现在已经上床睡觉了，何必跑到这儿来熬夜。”

“欧队长，林俊雄恐怕就死在您说的那两个字上——”

“我？我说什么了？”欧光慈哦了一声，随即明白了，“你指的是……上床？”

“是的是的。”桑小平开始用小指尖搔头皮，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林先生死在一个‘情’字上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女人……”

“对，女人。林先生有三四个女人，他好这个。”

“见他妈的鬼，”欧光慈斥骂了一句，“范小美，叫大马来，



你走!”

“我不走,我要做笔录,警察没有性别。”

“那行,你就别走了,见识见识也好。桑先生你接着说。”

桑小平于是开始说——

玫瑰园别墅位于城郊结合部,是富人区。四十多套别墅小楼已经全部售完了。目前入住的约有半数。人没住满,物业上因此也不是很完善。桑小平说这些的时候很有些情绪,因为他毕竟不是主要人物,仅仅主管一些零碎事。

林俊雄住C区靠水池的那座别墅,位置是最好的。

“你们看,无论朝向、风水,还是别墅的构造,都是最好的。这栋别墅一百八十万,我指的是毛坯房。加上精装修,没有二百一十万是拿不下来的。欧队长,您一个月拿多少钱。”

“别说这些没意思的,说正事儿!”欧光慈把烟递过去。

“他没结婚?”

“他这样的人用得着结婚么?”桑小平耸耸肩,然后啪地打死了脸上的一只蚊子,“欧队长,你们怎么又把灯弄亮了,别人要睡觉。”

欧光慈说:“明天你告诉他们,人命关天,比他们睡觉重要,开灯有开灯的目的。接着说吧——”

“说什么呢,有钱人自有他们的活法。你刚才说他不婚,”桑小平看看范小美,“他结过婚,现在是单身贵族。他妻是歌舞团合唱队的,现在在加拿大,跟一个老外跑了……嘿,楼上有人叫你!”

是大马在叫欧光慈,欧光慈让大马有话待会儿再说,同时



指指桑小平，意思是“我这里也挺重要”，然后让桑小平继续。

桑小平说：“他这人我说了，比较厚道。左邻右舍搞得也还行，现在据说正筹备着搞网络呢，事业上没得说。要说问题，就出在生活上，关于这一点，我真不想多说。”

“我要听的恰恰是这一点，桑先生，你看来对他相当了解。”

“还可以吧，我们俩挺说得来，有些事情他愿意找人聊聊。不过，恰恰不包括女人的馊事。”

欧光慈歪着脸看着他：“那你怎么知道‘三个四个’的？”

桑小平笑了：“他不跟我讲不等于我不会看呀。我是干这个的，说句不怕您笑话的，干我这行的，不出几个月，谁家怎么回事儿看也看得八九不离十了。都是阔人，阔而思淫，不说您也明白。”

“林俊雄人高马大的，没有女人倒是反常。哟，十二点了，说说吧，说说你所知道的。”欧光慈换了个蹲的姿势，最后干脆坐下了。

桑小平说，林俊雄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带了个女人来，三十岁左右，是天成广告公司的一个设计师。两个人来看房子，选位置，签合同，那个女的十分内行。桑小平说他原以为那是林俊雄的老婆呢，后来才知道不是。

“那女人叫肖冰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很端正的那种女人。多漂亮是谈不上的，不像后来的白莎莎。”

“两个了。”欧光慈竖起两根手指，“一个一个说，说完前头这个再说白……莎莎。”

桑小平刚想说，忽然听见什么动静。便抬头朝楼上看，欧



光慈也抬头看，又是大马。他站起来对桑小平说：“请稍等，我上去看看。你要小便么？我看得出来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桑小平道，“我有个毛病，脱肛。”

“哦，麻烦！”欧光慈让桑小平去处理处理，便上了小楼。

也难怪大马三番五次地叫他上去，这事情非上去不可——林俊雄下边那个东西被人打伤了！范小美也想进来，大马把她挡在了门外。

“仇够深的，队长！”大马把盖在林俊雄身上的单子撩开些让他看，然后盖上，“命根子差点儿被敲掉！”欧光慈离开那张床，四处看：“什么东西搞的？”

“估计是那个。”大马指指台子上的一个细颈花瓶，“砸的。”

欧光慈看看那瓶子，想了想，突然道：“大马，你认为这一砸是什么时候干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大马没搞懂他的意思。

欧光慈快步过去撩开单子看林俊雄的尸体，然后道：“是林俊雄死后砸的。想想看，假如林俊雄那时还活着，一下子砸下去，第一，他会惨叫；第二，他身体会扭曲，不会是现在这个死相。”

“队长到底是队长。”大马折服。

林俊雄基本上可以确认是中毒而死的。面、唇、指甲等部位的症状都说明这一点。身体的姿势倒是比较松弛，赤身，披了件粉红色的睡衣，无疑是“行完好事”之后被毒死的，命根子随即被砸了几下。



“人员线索有么？”

大马道：“现场显然被处理过了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拿到非常过硬的东西。指纹不少，而且不止一两个人，我们需要了解林俊雄的社会关系。”

“他女人不少，我正在了解呢——这是个性亢进。”

“没错，一看就知道。”大马拉着他，躲让着拍照的技术员，“队长你来。”他把欧光慈叫进卫生间，让欧光慈欣赏浴池一侧排列着的那些高级洗浴用品，然后一指门的下方：“看这儿——”

唇纹，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唇印——印在卫生间磨砂玻璃门的下方，距地面约二尺多高的地方。

“可惜，蹭模糊了。”欧光慈和大马同时蹲下看，“你看，大马，唇角还能看清一点儿。”

大马道：“侦查价值基本没有了，我让你看的意思是想听听你的分析，这说明什么？”

欧光慈起身道：“这说明此处躲过一个人，不留神把红嘴唇蹭在了门上。至于为什么蹲下，是因为卫生间的门上方是磨砂玻璃，只有下边半截可隐藏。”

“为什么要躲藏？有没有可能是凶手？”大马追问。

“不知道，你可以考虑此人听见有人来的动静，于是躲了。那么，进来的人也有可能是凶手。谁知道呢。”欧光慈和大马走出了卫生间，“我初步了解到，林俊雄和三个女人有来往。你继续干活儿，我还要和那个桑先生聊聊，他知道的情况显然不少。”

“你等等，队长。”大马道，“就目前情况看，可不可以推论，



在林俊雄与某个女人做爱的时候,另外一个女人进来了,第一个女人便躲进了卫生间。”

“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,但是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因为这里边有个杀人的问题。如果是第一个女人杀了人,第二个女人进来只能看到一具尸体。如果是第二个女人杀了人,她事后绝不会不检查一下房间的,这样她应该会看到卫生间里躲着的第一个女人。而现场情景丝毫没有这样的视觉感受,至少我没看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激烈的行为。”

“你是指……搏斗?”

“两个女人要是撕扯在一起,恐怕……不过大马,我感受的还不是搏斗。不妨大胆想象,如果两个人都恨姓林的呢——我在想这个!”

“哦,我好像听明白了。”

大马的脸色很生动:“这姓林的真他妈的……怎么会这样呢!”

欧光慈继续道:“除以上诸种可能外,还有一个可能性。大马,我们绝不能排除那个口红印是故意弄上去的——给我们布的疑阵。”

“太棒了,队长大人,你一下子说出了好几种假想!”

欧光慈下楼,正好桑小平也处理完“出口”回来了,欧光慈问他怎么会得这个毛病,桑小平说:“莫名其妙就得上,真不好意思。”

两人继续谈话。

“肖冰是我见到的第一个,林俊雄迁入玫瑰园之前有多少个,我不知道,肖冰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。”桑小平又坐成美人



鱼的姿势。

说到这儿，大马下来了，随后是抬下来的尸体。欧光慈让范小美把笔录交给大马，吩咐她干别的去。他还是不想让一个未婚女孩子听这些腌臢破事儿。

桑小平朝大马笑笑，继续道：“肖冰迷了林俊雄一阵子，可是好事不长久。不知怎么搞的就冒出个白莎莎。那是个骚货，过去是‘非洲酒吧’的坐台小姐，后来据说被个有钱的小儿麻痹包了……”

“什么有钱的小儿麻痹？说清楚点儿？”

“倒腾古玩的那个胡梓方你们应该知道哇，不是被公安局弄进去过么？”桑小平比划了一个小儿麻痹的样子。

大马哦地一声想了起来：“是不是倒卖假八王印的那家伙？”

桑小平使劲点头：“对对，就是他！”

欧光慈叹道：“我们算找对人了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哇！”

桑小平道：“林俊雄平时没事儿爱跟我叨叨，我不能不听呀。我接着说吧——白莎莎过去是被小儿麻痹胡梓方包的，当然是图胡梓方有钱。后来林俊雄和白莎莎一见钟情，白莎莎就换了主人。是呀，她怎么甘心老让那个小儿麻痹玩儿呀，林俊雄多雄壮！据说她分手的时候还敲走了胡梓方一辆捷达。胡梓方打算找人把白莎莎破相，后来据说林俊雄给了胡梓方一张画儿，这才算摆平。”

说的满头热气，听的也是满头热气。大马问：“林俊雄就这样把前一个女人甩了？”

“不不，是肖冰把林俊雄甩了。肖冰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



人，不像白莎莎。有一次林俊雄告诉我，因为肖冰的离去，他打过白莎莎好几次，抬手就是一个嘴巴！”

“林俊雄什么都对你说。”

“那是，我这人没危险。”

欧光慈道：“说说第三个，第三个女人是谁？”

桑小平看着警车把尸体运走了，一直看着车子开出了大门，然后收回目光道：“第三个女人叫潘红娣，一个下岗女工。”

“下岗女工？”

“下岗女工。”桑小平活动着臀部，“长得漂亮，真漂亮！肖冰是有气质不漂亮；白莎莎的漂亮是靠身子做出来的；唯独这潘红娣真是属于漂亮，说迷人也可以。她原来是市印染厂的，下岗后到林俊雄手下找了份活儿干，好像是个描图员。”

“你比派出所还了解情况。”欧光慈道，“开始你还说林俊雄惟独不和你谈女人呢，看来没少谈。”

桑小平笑：“大体也就是这些，我们俩都是光棍汉，不聊这些能聊什么。只不过我没人家那份艳福。”

“你完全可以找个不错的。”欧光慈看看表，“不早了，桑先生，谈谈眼前的事吧，今晚上是不是三个女人都来过？”

“对呀，三个女人都来过，后来都悄悄地走了，我觉得可疑才管了管闲事的，结果真死了人！”

“我希望你再说，我开始思想没太集中，大马也顺便听听。”

桑小平道：“破案的警察果然麻烦，坛坛罐罐都会问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看见肖冰的时候肖冰已经从楼上下来了。在大门那里我们打了个照面儿，她满脸都是愤怒，面无人色！



我们俩本来认识，她却根本不认识似的走了！”

“大约几点钟样子？”

桑小平估计了一下：“晚上8点半左右，总之不到9点。”

“好，接着说。”欧光慈又点上支烟。

“肖冰就那么气冲冲地走了。我早就见怪不怪，扭头就忘了。肖冰走后我回宿舍打算上网看看，刚连上线就听见白莎莎的车来了。你们不知道，白莎莎有个臭毛病，进门就按喇叭，那破喇叭有点儿犯哑，一听就知道她来了。我讨厌这个人，也就没理睬。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不是让他们问了值班的小安徽么，他说那‘破轿子’指的就是白莎莎的破车。”

欧光慈点点头，大门值班员确实说过“那辆‘破轿子’来过”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关心的是后头的事儿，小安徽交班了，没注意‘破轿子’何时走的。”

“这一点我实在帮不上什么了。人死了，我不能乱说。虽然我一向讨厌白莎莎，但还是不能乱说。”

欧光慈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不清楚地方——白莎莎来过，却不知什么时候走的。一般来说，那个时间段来的女人，如果不是应召的暗娼，大抵应该留下过夜。白莎莎又不是新上道的雏儿，她为什么悄悄走了呢？这与她握着喇叭来可是很矛盾的呀！

“接着说，老桑。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上了会儿网，觉得没意思，就打算洗洗睡了。我睡前有一个职业病，就是围着小区走一圈儿。刚刚走到林俊雄的楼前头，就看见了迅速消失的潘红娣。这一点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，我没想到潘红娣也来了。尤其想不到的是，潘红娣



没有从大门走,走的是西侧那片铁栅栏。我要是有摄像机我就把她摄下来了——她一挤,就从铁栅栏的缝隙中间挤出去了。可能因为屁股略大一点儿,卡住了一下,但还是挤了出去。”

欧光慈叫范小美去把大门值班的叫来,而后道:“于是你就觉得出事了?”

“对对,我这人不胡乱猜忌谁,但是比较敏感。潘红娣如果坦坦荡荡地走大门,我可能也就回去睡了,可是她鬼鬼祟祟地溜暗处走了,我的感觉马上变了。我扭头就上了林俊雄的别墅,敲门,没动静。他的车停在楼下,人显然在家。敲得我手都麻了,还是没动静。噢,门卫来了。”

来了两个门卫,一个是现在执勤的门卫,一个是下岗的那个小安徽。两个人均证实,确实没看见潘红娣走大门,所以在他们印象里只有肖冰和白莎莎。肖冰八点四十分走的,白莎莎摁着车喇叭进来的时候大约是八点五十分,但什么时候走的实在无法证实了,因为小安徽后边的门卫对白莎莎及其那辆所谓的破捷达不怎么了解。

“进进出出都是坐车的,俄也记不清!”那小伙子是个陕西人。

两个门卫走后,欧光慈和桑小平分析了一下,认定三个女人的顺序是不会错的:肖冰、白莎莎、潘红娣。

“老桑,最后呢?你说过你跑下楼,攀着雕花护栏上去了?”

“对,我实在是紧张,就爬了上去。因为林俊雄家一楼是会客厅,二楼才是卧房,而且二楼亮着灯。”桑小平呼吸开始急